

09

越聊越近乎

感人的浪漫 虐心的纠结



虽然一句话没说,可两个人竟心有灵犀,我发了个太阳过去,他回了个笑脸。

我正在拼命想话题,没想到他主动写了很长一段话:

“有一次,我去那哥们儿家,他女儿不肯吃饭,被他老婆说了两句,她就躺在地上打滚。他一把把女儿拎起来,板着脸和女儿讲道理,一板一眼。我记得大学时,跟他一起去康西草原玩儿,他狂奔周星驰在《大话西游》中的台词,我们一帮同学把他踹倒在地,学着片子里的斧头帮兄弟替他扑火,我们在上面踹,他在地上很

配合地惨叫。”

电脑前的我扑哧一声笑了:“《大话西游》可是我们入校时必看的教育片,不管男女,台词张嘴就来。不过我一直没搞明白,这片子究竟是清华的教育片,还是北大的教育片?北大一直说是他们先定为必看片的。”

“当然是清华的!就是从我们开始的,北大那帮人跟着我们学。”

我在电脑前乐,我听到的版本是清华跟北大的,但我不想就此发表意见。时间已近12点,我试探地问:“你平时睡得比较晚吗?在华尔街,你们真的像传闻中那样,一天至少要工作14个小时?”

“差不多,真是很累,不过还好,有时候劳累会让你忘记思考,而忘记思考不失为一种幸福。”

“你回国后,工作还像以前那样忙?”

“现在大脑的劳动大度降低了,但心的劳动强度增大了。”

我盯着他的回复研究了半天,想看透每个字背后的意思,却越想越乱。我很想问:“你的女朋友呢?她不是也在美国吗?为什么你现在是单身?”可是不敢问。

多年前,那个传说中的金童玉女让我常常在夜中哭醒,从那时起,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多年的追逐成了痴心妄想,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,我自怜自伤,自厌自鄙。天鹅就是

天鹅,丑小鸭就是丑小鸭,如果一只丑小鸭变成了天鹅,那么只有一个可能——在童话世界中。错了,即使在童话世界也不可能!因为那只丑小鸭只是一只站错了队伍的天鹅,更多时候,我们都是真正的丑小鸭。

失恋的痛苦加上父亲重病住院,使我整整消沉了两年多,后来遇见“麻辣烫”,她陪着我疯玩儿,陪着我掉眼泪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逐渐正常了,一切都好像未留痕迹,可是每天晚上的梦告诉我这不是事实。

想到这里,我问:“很晚了,你还不睡吗?”

他过了一会才回复道:“我已经习惯晚睡,反正上床早了也睡不着。”

“你在干什么?”

“随便看看《华尔街日报》。你怎么也还没休息?”

“我也习惯晚睡。”打字的同时,我打了个哈欠,“对了,这个周末,清华的自行车协会组织骑行香山植物园活动,有在校学生,也有很多已经工作的校友。你有时间参加吗?”

“我没有自行车。”

“我有一辆多余的自行车。”

他考虑了一会儿,回复道:“我现在不能确定,不过很心动。”

“耶!”我用力握了一下拳头,对着电脑大叫,睡意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看来他喜欢骑自行车的爱好仍然没变。他在大三那年暑假,曾

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敦煌,为此我也曾在大三那年独自去了一趟敦煌。

“没关系,你周五前告诉我就可以了。”

“谢谢,我要下线了,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等着他的头像变成灰色,我才关了电脑,又叫又跳地冲上床,卷着被子,滚来滚去地乐,我真的很多年没有这么快乐过了。

实在兴奋得睡不着,我只好去骚扰“麻辣烫”,她睡意朦胧中骂我是疯子。话语像骂人,实际上是心疼我,还替我高兴。

我说:“你明天晚上陪我去买自行车,我周末要骑车去香山。”

“你不是有一辆吗?”

“他没有。”

“麻辣烫”的声音立即高了八度:“你个傻……”声音顿了一顿又低了下去,“得!这些我都先记在账上,等秋后再算账。”

“亲爱的,我会爱你一万年,即使你变成了黑山老妖。”我说完就挂了电话,钻进了被窝。

自行车,我买了;活动,他却未能参加。

周五晚上,我一直在电脑前等到深夜12点,他才上线,看到我仍在线,他有些吃惊,向我道歉,说工作上有急事,周末去不了。我说没关系。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04

被我“保”下来的女儿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直在报社负责《心理热线》栏目)。可是,我考察后发现,烟台在心理咨询方面几乎是一片荒芜之地。

我只好好像在海南、西安时那样举办培训班,还应邀为烟台公关礼仪学校的商务秘书班授课,这样既充实了生活,又有了不错的收入。

不过,我还是难以割舍“心理咨询”这一爱好,通过一番努力,1995年岁末,我在烟台注册成立了东子心理咨询事务所。心理咨询所的成立,虽然丰富了我的生活,但使我刚有起色的经济状况又陷入低谷。

当时在我国,能独立运作的心理咨询机构寥寥无几,除了人们的认知问题,另一个原因就是资金问题。最初,我倒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,可是我口袋里的钞票不支持我,就个人的经济状况而言,我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应付,因此这种人不敷出的“买卖”很快就把我拖垮了。

为了填补亏空,我只好从别的方面想办法:撰稿、办班、办讲座……几乎使尽了浑身解数,将换来的钱投进心理咨询所这个大窟窿里,勉强支撑着。

恰在此时,一个消息传来:女友(当时我俩尚未登记结婚)怀孕了!

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。理智

告诉我,这个孩子不能要,一是物质条件不允许,二是女友的工作情况不允许。女友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不仅是因为当下我们的经济条件和我的工作问题,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还没登记结婚,这孩子生出来算什么啊?所以必须打掉!”

尽管我渴望要这个孩子,但还是无奈地妥协了。我们到医院挂了妇科门诊后,默默地排队等候。就在医生叫到女友的时候,我突然扯住她的衣袖:“等一下,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”

女友就这样被我拉了回去,一路上我不停地劝说,她一直默不作声。到家后她大声吼道:“你怎么不为我考虑考虑啊?我刚毕业,这么年轻,还未结婚就生孩子,这让我以后怎么做?即便这些都不顾,我的工资少,你又总是赔钱,我们拿什么养这个孩子?”

女友的话句句刺痛我的心,可是又句句在理。但是多年来对做父亲的渴望、对女友腹中那个小生命的怜惜,使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情感给理智让步。我答应女友尽快办结婚登记手续,一定要多挣钱来养这个孩子。我是一个七尺汉子,为了这个孩子,再苦再累我都能扛着。在我的极力劝说下,女友总算勉强同意了。

后来又一次闹矛盾,女友执意要做掉孩子,我陪着她到医院门口又折了回来。就在这样反反复复中,孩子已在女友腹中渐渐长大,后来医生说不能做了。那段时间,我的眼泪特别多,常常因一点小事就泪流满面。女友终于理解了我,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作出了决定:再难也要生下孩子!

女儿的生命就这样被我“保”了下来……

在我迫不得已到西安求发展时,妻子已怀孕9个月,眼看孩子就要降临人世。可是,想到此行前程未卜,我只好咬牙将妻子和年近七旬的老母亲(她由吉林老家特意赶到烟台,照顾儿媳和即将出生的孙女)送上了回老家的轮船。看着身怀六甲、步履蹒跚的妻子和年老体衰、行动迟缓的母亲背影,想着辗转千里下了船还要坐火车、汽车,几经颠簸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故园,泪水挂满我的双颊……

我知道此举不仅对不起妻子和母亲,而且对不起尚在妻子腹中的孩子。可以说女儿能够平安降生到这个世界,真是万幸。就为这,我这个唯物主义者也要感谢上苍给予我的恩泽。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)